

草村的秋天

劉 溪





劉 溪

草村的秋天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4 •

小 說
草 村 的 秋 天

著 者 劉 澍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廣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排印

晉益裝訂所裝訂

書號(595) [I II 92] 本書 43000 字

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25000 冊

定價 3,0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這是陰曆六月底，火暴暴的太陽晒得遍地冒火星子，一陣陣烤人的火風掃過來，隨着捲起了乾燥迷人的塵土。道路龜裂了，水塘裏的水乾了，所有的莊稼葉子全捲起來了，路旁的野花朵上蒙上了一層塵土，被太陽晒得憔悴不堪了。這酷熱的天氣，已經有半個多月，許多人搖頭嘆嘴說：『鬧大旱了，鬧大旱了，熊天又跟我們作對了。』

草村鄉黨支部書記查紅山，同草村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李老和，沿着山坡下的大路，去鄉裏開抗旱會議。路旁田裏漸漸發黃的稻子，垂頭喪氣的在烈日下一動也不動的站立着，黑色的蟲兒在路上裂開的縫裏，上上下下忙忙碌碌的爬着，好像牠們也被晒得沒個安身之處一樣。

查紅山皺着眉毛朝莊稼地裏看看，不耐煩的說道：『張華去城裏辦抽水機，怎麼

還不回來？」

李老和跟着說：『我想他今晚非到家不可。』

他們兩人默默的朝前走，轉過了一個山坡，查紅山一眼瞥見山窪裏有人在摘花紅[●]，他停住步說：『看，是誰在偷我們合作社的花紅？』

李老和聽說，用手擺在前額上，眯起他那永遠好似含笑的眼睛，仔細一望說：『你認不得麼？那不是快要做你老岳母的石大娘嗎？』

查紅山說：『走，我們去看看。』

查紅山今年二十四五歲，家住草村，他的老子查五，是個獵人，在他八歲時就已去世了，小查紅山是靠母親在地主家幫工苦點錢撫養大的。十歲後他曾讀過年把書，到十五歲便開始拿着父親遺留下來的那枝土藥槍打小野獸同老母親餬口。那時，本莊的地主歐鼎經常強買他打到的野雞、兔子，從不給一文錢。有一天，他打來了五隻野

● 花紅是一種水果。

雞，又被歐鼎硬買了去，小查紅山便憤恨的託人告訴歐鼎說：『假如再不給錢，準要吃他家的羊肉。』歐鼎聽了冷笑說：『這小子胎毛未退，就敢胡說八道！』

誰知說這話沒隔兩天，歐鼎羊圈裏四隻綿羊，死去了兩對，在羊圈門口，發現了一張紙條子，上邊歪歪斜斜的寫了一行字：『告訴你，四隻綿羊就是我打死的，當作野雞錢。查紅山。』地主歐鼎看了，把心都氣炸了，那時國民黨當權，他和鄉長穿連襪褲子，便藉鄉長的勢力，派人抓查紅山去當兵。

查紅山聽了這個風聲，便離開了草村，六七年來杳無音信，誰也不知他的去向，村裏人傳說他已不在人世了。去年春天，他忽然回到家鄉來擔任黨支部書記工作，村裏人都驚佩的讚歎着這個曾穿着破褲子在山裏打小野獸的黑孩子現在竟成爲全鄉的領導了。原來他從打死歐鼎的羊以後，便跑到那在蘇浙皖革命地區當通訊員的表叔那裏去，經他介紹參加了革命，曾當過送信的小鬼、警衛員、偵察員、武工隊小隊長等職。

他同李老和一前一後的走到石大娘跟前，查紅山開口問道：『你，石大娘，是個社員，爲什麼要偷社裏的東西？』

這石大娘頭頂藍布毛巾，黃烟烟的臉，紫嘴唇子，平時在村裏最會罵人，罵起人來又有調子又順口，誰都輕易不去惹她，可是現在她有個把柄抓在查紅山手裏，嘴硬不起來了，裝作難堪的笑臉說：「我的孩子不舒服，順手摘幾個帶回家。」

查紅山冷着臉說：「那你可以找石三根要，不該自己動手。」

石大娘無話可說了，楞了一會，立刻變了臉色，把手裏的花紅朝李老和跟前一摔說：「李主任，你看，我就摘了這幾個帶給孩子的，有什麼了不得啦，就叫我不去，還當他奶奶的什麼社員！……」她嘴裏不乾不淨的罵着。

李老和平時對人講話總是和和蜜蜜的，絕少見他冷臉發脾氣，有人形容他的四平八穩的性子說：「他要頂一碗水跑路，水都不會掉下一滴。」他聽了石大娘的話，便和和氣氣的說：「你有話慢慢講嘛，用不着動這樣大的肝火。」

石大娘聽了李老和的話，更加發兇，呱呱啦啦的叫喚着，捲起衣袖，拎起一筐豬草要走。

查紅山瞧她那急急慌慌的樣子，估計她筐裏很可能有花紅，走上前說：「你的筐

裏全都是豬草嗎？」接着便伸手朝筐裏一摸，圓溜溜的大半筐花紅，查紅山氣忿忿地把蓋在筐上的一層豬草掀掉說：「石大娘，你還有臉講嗎？」

石大娘的臉頰刻像豬血漬的一樣，血紫血紫的。可是她還不甘心失敗，繼續強辯說：「你就看我摘這半筐，便嚇死人的叫起來，還有人黑夜裏摘成筐的挑走，你就沒有長眼看見。」

查紅山非常激怒，朝石大娘追問說：「你說吧，誰黑夜裏來偷的？」

石大娘說不出來，她原想捏造個情況，來減輕自己的犯罪行為，給查紅山嚴厲地一追問，却心慌意亂起來。

從來不喜歡生氣的李老和也說話了：「唉！你怎麼幹出這事情，大家都把社裏的東西朝家裏扒，那我們合作社不是越辦越撒手嗎？」

查紅山指着那大半筐花紅，氣忿忿的對石大娘說：「你把這些些紅送到石三根那裏去，等我們開過會再講。」

石大娘沒法抗拒，只得揹起筐，把花紅送到看林組組長石三根那裏去。

查紅山和李老和仍舊踏着荒地去鄉裏開會，常常有一些碎石子在查紅山急速的腳步下，穀碌碌的飛滾着。

二

會議開到太陽偏西才結束，大家一致同意，從東大河沿着大山下朝西開一條兩里長的小河，要在三天內完成。各村幹部都保證回去就開會貫徹，查紅山和鄉裏的丁鄉長分頭掌握各村，查紅山負責重點掌握草村。

草村前面不遠便是一座大山，左邊離兩三里路遠的樣子，有一條大河，河的兩岸都是青沙，波浪拍打着河岸，發出沙沙的聲音，魚兒常常在波浪間高興的躍起，垂柳枝條軟綿綿的拂在水面上。

山坡上長着許許多多的菓木樹，有花紅、茶樹、梨樹、銀杏、桃樹等，出產着各色各樣的水菓，許多人歌頌它叫金銀山，大山背後流向東去的大河，就像一條白絲帶似的，把這鮮花朵朵的大山繫在地面上。

查紅山開過會回到家裏，滿頭大汗的在桌子旁邊坐了下來，老母親早就把飯預備好了，他呼打呼打的吃着，頭腦裏思量着完成增產計劃的事，他想：頂多三天，抽水機就可安在東邊的大河崖上呼呼的抽水，清涼的河水順着新扒的小河嘩嘩的流到稻田裏去。看吧！水早一個鐘頭流到稻田裏去，全鄉幾萬畝田，該要多收多少萬斤的糧食啊！

老母親坐在一邊却在想另一路的心思，她想：「孩子啊，你只顧一天到晚的忙工作，怎麼就把自己的親事撿在腦後不管呢？」於是她便繼續着以往和兒子談話的唯一中心內容，不厭其煩的說：「紅山，我看看朝七十上去了，是朝不保夕的人，我常常跟你講，叫你娶個媳婦，你怎麼就當作耳邊風呢？」

聽慣了老母親這些話的查紅山，並沒有在意，仍舊思量着抗旱工作，但老母親並不因兒子不理睬她而情緒消極，更具體的建議說：「我看石大娘家的玉珍是個好姑娘，說話輕聲慢語的，臉又紅又白多體面，鋤田割草洗衣做飯樣樣都能，工作又「七七」（積極），你看要合適，就託人去說吧？」

這段話不能不引起查紅山注意了。他竟不知內心唯一的祕密，被老母親察看出來了，笑着說道：「急什麼呀？反正一個蘿蔔釘一個菌子，放心吧，我不會打光棍的。」老母親看兒子的臉色，心裏有幾分了，一浪一浪皺紋的臉笑吟吟的說：「好姑娘呀，真是打燈籠也難找啊！」

查紅山吃過飯，剛要去和草村農業社幹部談談今天上午鄉裏關於抗旱的決議，見社員王永康，綽號大砲王三爺的進來了。他手提着斗篷，肩上搭着小褂子，嘴邊黃鬍子上還掛着吃中飯時的飯粒子，看樣子他急得連嘴也顧不上抹就跑來了，立在當門口好像和誰賭氣似的說：「查紅山同志，請你對李主任言明一聲，我要退社！」

查紅山被這突如其來的話弄得有點生氣了，臉冷冷的問道：「爲什麼嘛？這不是哪一個人決定的，要社務委員會來討論。」

王三爺是砲筒子，說話就像吵架似的：「要爲什麼？你當初同李老和立社時怎麼講的？」

查紅山那點火就着的性子，確實很難平靜下去了，不過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和「

個社員兩句話不對就頂起來，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他壓低了聲音，儘量裝作平靜說：「是的，三爺，我講過入社入社都由自願，不過我要問你，你聽話是一隻耳朵聽的，還是兩隻耳朵聽的？」

王三爺明白查紅山的意思，當初立社時，大家立議決定，如有人要退社，必須等到一季莊稼收齊完備以後，因此，他沒有理由再追問下去，只好轉個口氣恐嚇地說：「我聽區長說過的，天大的幹部也不能強迫命令。」

查紅山知道他是自知無理，估他這樣急急要退社必定有原因，便和緩了語氣說：「三爺，誰強迫你，有事要好好商量嘛，我的意見……」

王三爺氣兒兒的把斗篷朝頭上一戴，準備退出的樣子，粗魯的罵道：「屁毛！我早就知道進來容易出去難，」他轉口又朝查紅山說道：「那我去做小生意賣青貨去了。」查紅山一聽這話，立刻猜到他嚷着要退社的企圖了，跟着說道：「三爺，你不必急急的要退社，有什麼意見，也可先說個明白……」

王三爺不等查紅山把話說完，便出去了。因為他就是這種脾氣的人，查紅山沒有

去計較他。這時恰巧他的女兒王蘭英來約查紅山去開會，她是草村的婦女會主任，站在門外全聽在耳裏。見她父親出來，瞟了一眼說：「我早就知道你的味味心了。」

王三爺咆哮的叫道：「你媽的！你看我有什麼味味心？」

王蘭英直截了當的說：「我聽你和娘計劃的，看今年大旱，稻子收成沒有，就是組織抗旱，怕也沒有用，想去賣青貨做小生意撈點錢，省得在家抗旱白出力氣！」

王三爺想不到一下子揭破了他的祕密計劃，氣得鬍子都翹了起來，一頭走一頭罵着。

王蘭英望着他繼續說道：「爸爸，你不要把心塞到肋巴骨裏去呀，上兩季社裏大豐收時，你走到哪講到哪合作社的好處，還罵那些單幹戶腦筋頑固，可是現在遇到旱災，你就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盤，不顧公衆了，這樣該嗎？」

王三爺經女兒這樣一數落，只有重複的說：「你管不了我，你管不了我。」
查紅山笑着對王蘭英說：「走，我們開會去。」

三

查紅山和王蘭英一會兒就到了，這時農業生產組第一組組長韓翠花，腰間繫一塊綠手帕子，正坐在窗台上，向大家說笑着，看見查紅山、王蘭英來了，她就從窗台上敏捷的跳了下來，臉朝着他們責問道：「你們吃什麼海參燕窩來得這樣遲，耽誤大家好多時間。」

韓翠花在全村婦女中可算個開通人物，跟任何人講話都無拘無束。她那烏溜溜的兩眼和快快活活的明淨的臉蛋，一看就知道她是個聰明爽快的人。什麼新鮮事她一學就會，什麼道理她一聽都懂，生產上更不用說，一直是打頭陣的。村裏人就有一條對她不滿，那就是同她死去的丈夫周全林的事：在她做姑娘時，有一回到野外去割草，太陽快落山時，遇到村裏小木匠周全林，兩人鑽到秋豆地交談了一晚上，以後周全林就常爬牆頭到她家去，她的母親爲顧全名聲，只好把女兒嫁他，誰知結婚不到三個月，小木匠就得病死了，於是村裏的老封建就罵她是妖精，一個身強力壯的丈夫不到三個

月就被折磨死了，當然最不好聽的議論還是『先跟後嫁』。由於她樣子長得出色，村裏的光棍青年都爲她神魂顛倒，總是想辦法討她喜歡，最近大家風言風語的傳說她眼看林組組長石三根很好。

李老和用手輕輕的摸着兩撇秤鈎鬍子，把鄉裏的抗旱決議告訴各個小組長說：

『鄉裏決定在東面大河邊沿着山向西開兩里長一條小河，要在三天內扒好，把抽水機安在大河邊上抽水。現在工段已分好了，草村的地段是西起百合嶺下邊，東到鷄嘴壩子，明天就要動工，請各小組長通知各戶。』說罷笑吟吟的朝查紅山說：『請你補充補充。』

查紅山搖搖頭說：『沒啥補充，大家看有什麼意見。』

楞了半天沒人吭聲，農業生產組第二組組長張來古呼嚕一下嗓子要講話了，他本着『要想着說不要搶着說』的精神，慢吞慢吞的說：『小河是越快扒好越好，不過不少人都販青貨去賣了，怎麼辦呢？比如說吧，像王三爺、石老頭……』他一口氣數有六七個。

農業生產組第三組副組長何生貴，伸着長脖子，好似要把頭伸到所有人的面前，唧唧的說：「你看看吧！全區半邊天的人都眼睜睜的看我們合作社到底怎樣，偏偏到這要緊要忙的關口拿不起傢伙來了，」他氣憤的發着牢騷。

會計何生智跟着湊上一句說：「百姓，百姓，一百條心，不帶強迫命令不行，依我說，下個通知，明朝誰要不去扒河，再外出賣青頭，就把誰逮到鄉政府去吃官司。」

查紅山聽了這話，嚴肅地說：「那不行。」

韓翠花站起來，用手理理掛在額邊的頭髮說：「我對何生智有個意見，上級三番五次講，什麼工作都要經過動員說服，你三句話不說就要強迫，平常眼珠子長在腦瓜子上，我說你的作風真要好好改一下。」

何生智一向認為自己是村裏頂有學問的人，平常走路也要講究個架子，哪裏受得了韓翠花的批評，他傲慢的笑道：「嘿嘿，我不屑意理睬你。」

韓翠花被何生智的態度激怒了，氣憤憤的說：「何生智，你不要以為自己識幾個毛字就了不起了，其實你有幾根骨頭幾根筋人家早就看透了。」

李老和連忙打岔說：「算了算了，一個針尖對一個麥芒，不要瞎頂嘴，談正事要紧。」何生智的老婆王蘭英非常嚴肅的說道：「韓翠花同志講得很對，何生智這種壞思想真要認真批評一下。」

大家又是大眼瞪小眼的不作聲。何生智皺起眉毛，朝王蘭英白瞪白瞪的翻着兩眼。

查紅山想起了王三爺嚷着要退社的事情，朝李萬有問道：「李萬有同志，王三爺要退社，你知道嗎？」

李萬有是農業生產隊的隊長，年紀在四十開外，外號叫「參謀」，是村裏種田經驗頂多的，個子在全鄉來說是頂高的，他如趕街上集，一條街上只見他一個人一晃一晃的。他的兩道眉毛之間，有兩條很深的豎紋，像是墨筆劃的一樣，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他是個深謀遠慮的人。他像一根樑柱子似的豎起來說：

「查紅山同志，王三爺要退社的事我知道，請你放心，我敢保險他不會退社，依我說，今晚上各小組長到幾戶販青貨的人家去談談，向大家講明扒這條小河的好處。王